

豆角长豆角香

□江初昕

豆角开春下种,薄膜育秧。白天气温高要揭膜,晚上温度低就必须将薄膜盖上,这样不厌其烦,就像侍弄襁褓中的婴儿一般。等豆角的秧苗长至半尺来长的时候,就开始移栽了。刚开始几天还是蔫不拉几的,从集体生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,很快适应了风餐露宿的独立日子,接受了阳光的温暖、雨露的滋润,豆角仿佛卯足了干劲似的,一个劲地往上长。

半米高的样子,就得给豆角搭架子了。豆角架或细竹棍或木棍都可以,把竹棍或木棍底部削尖,插在每株豆角的根部,半腰处再横绑一根棍子,整个豆角架子就连在一起,增加了抗风雨的程度。豆角架子搭建好以后,下一步就是扶豆角藤了。事先从家里扯一把稻草,在水里浸泡一下,就可以当绳子用了。把豆角藤从地上扶上棍子,逆时针缠绕一下,再用稻草绑住。扶上架上的豆角就像长出了一双手似的,顺着棍子一圈圈往上攀爬。不多久,豆角长至一人多高了。不经意间,底下的藤蔓上羞涩地冒出了一朵淡蓝色的花骨朵来,花儿绽放,蜂蝶前来。头茬豆角尽管长在根底部,但也会给菜园主人带来惊喜。随着豆角的不断攀爬生长,豆角已经爬上了架子的高处,叶子也变得浓密茂盛了起来。藏在绿叶丛中的花骨朵宛若一个个小扇贝,轻风拂起,小扇贝们欢快游弋着。而开放的花儿花瓣两侧外翻,露出鱼吻般的花蕾来,淡蓝色的花儿在绿叶丛中显得是那么低调和内敛。花瓣褪去,一双细细条条的豆角便挂在枝藤上,先如笔管,再似筷子,继而长成四五十公分的长豆角来,仿佛女人脑后的两根发辫一般,豆角的顶端还顶着退化的花瓣,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。豆角长到中上部是最旺盛的时期,一次就能采摘满满一怀抱,多了吃不赢,

芬芳
一叶

或晒干或腌制。

晒干豆角容易,只要把新鲜的豆角下锅焯下水,就可以摊在竹匾里放在太阳下晾晒,晒干以后密封储存。干豆角炖肉,那是一道非常奢侈的农家大菜,也只有在年底杀猪的时候才能吃得到;腌豆角是将豆角洗净后,晾干晒蔫后,就可以投入腌坛中,也可以和红辣椒、藠头一起腌制。腌坛隔水封口,移至阴暗处,等到十天半个月以后,酸豆角就大功告成了。捞出酸豆角,切成小段,热油下锅,翻炒几下就出锅。酸豆角配上艳红的辣椒、玉白的藠头,空气中酸香的气味潜入鼻翼中,忍不住直冒口水。

蒜蓉干煸豆角、豆角炒茄子都是农家餐桌上时令开胃的下饭菜。把豆角切成细丁,家乡人称之为豆角米,豆角米炒熟早上用来下米粥,也是一道不错的小菜。而把豆角米和米饭一起烩炒,风味独特,不用其他菜肴就能吃下一大碗。有时采摘不及时,发现个别豆角豆鼓皮筋,早就已经老了,母亲也顺手摘回家,随意摆在厨房的条桌上,这样老的豆角却成为我们兄弟几个抢手的香饽饽。一种将整根豆角投入到蒸饭的饭甑边上,煮上一会即刻捞出,撕去外面的皮,便露出饱满的豆子来,连皮带豆送进嘴里,边撕边吸食里面的豆子,味道寡淡,但也粉糯可餐;另一种事先将老的豆角剥豆,撒下一根刷锅竹帚的细竹签,把豆子逐个穿起来,可烤可煮,饱满的豆子胀开,也可以撒上食盐、辣椒粉等佐料,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

“七月新秋风露早,渚莲尚拆庭梧老。”秋风扫落叶,到了初秋,豆角也就到了下市的季节,枯黄的藤蔓显得披头散发,凌乱不堪,纵然藤蔓上也有零星的花儿,但已经难以成材了。正所谓时过境迁,时物不同了。母亲动手将豆角拔起,拆除架子,剔除缠绕在棍子上的藤蔓,归拢捆绑起来,以备来年再用。一大堆豆角藤蔓晒干后,点火烧成灰烬,融入土壤,回归自然,生生不息。

展翅南飞
陈顺源

一枚邮票引起的回忆

□沈启鹏

今年八月,微信上流传《红旗》杂志编发的一则公众号微贴《难得一见:外国邮票上的毛主席》令我惊喜。53组邮票中,有一枚加蓬共和国的小型张邮票,将我49年前创作的宣传画作品《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》中工农兵形象,设计安排在邮票背景画面的主体部位,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的传播起到了一点作用。

我的许多画作都能讲出一点故事来。

上中学我就开始了中国画创作,“文革”初期则有大量大批批判刊头画和“假木刻”宣传画发表于报刊。1970年是我插队的第三个年头,一天劳作之后,常常夜间还在煤油灯下一个劲地画画,配合政治形势,画红黑两套色的木刻形式宣传画。第二天清晨,蹬上破自行车到十多里外的岔河镇邮局发稿。后来

认识了长途车站的人,就托司机带到南通向《新江海报》投稿,不少作品被刊发到《浙江工农兵画报》。一幅工农兵挥大旗组合造型的《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,争取更大的胜利》便是在全国有点影响的一幅,以后又作半侧面变体画。

1971年的3月,参加县工农兵美术创作学习班,依据刊于《新江海报》的半侧面工农兵组合小画稿放大创作了一幅水粉宣传画《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》,当然充满“高大上”“红光亮”和“摆架势”的文革绘画模式。想不到这件作品在省里被选中,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,并发行到全国各新华书店销售,成为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画宣传画《立下愚公移山志 敢教海浪变良田》后的第二件出版的宣传画。

因为有作品送省,我被推荐为

如东县工农兵美术作者代表出席省美术创作会议。会议由省军管会蒋科主持,许世友司令员亲临评审会,我只记得两个细节。一是我的座位邻近许司令员,看到司令员脚穿旧布条编打的草鞋。二是全省140多件作品仅评选出6件推荐正式出版,我的作品是6件之一。会议结束没有传达任务,我就直接回岔东公社七大队三生产队劳动,被派工去马塘化肥厂拉运氨水,和社员钻水泥船舱睡一条臭被子。队长特批我买一毛五分的“劳动”牌香烟作交际,主要靠我为厂里画过毛主席像可以开开后门,优待提前取货。

45年过去,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邀请举办我的个人画展,我将早期20年间的178件作品捐给国博,包括这件宣传画的初稿。冯远先生说,这批作品作为一个时段的中国美术历史而成为永久的国家记忆。

为情怀买单

□丁维香

还是在疫情之前,有一天姐姐告诉我,她们一家专程去上海看了一场话剧。儿子先在网上买好话刷票,下班后从南通开车到上海,看完话剧再返回南通,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时分。花上千块钱,来回三百公里,就为了看一场话剧。我有点小小的惊讶,但不感到意外。因为,这样的“傻事”我也做过。

我在南通图书馆办了读者证,每个月我都会去一趟南通图书馆读书和借书、还书。朋友说:“有这个必要吗?你不是有海安图书馆的读者证吗,每个月还要从海安跑一趟南通,油钱和过路费加起来,一年下来都够买不少书了。”可是,我以为,自己再怎么买,数量也是有限的,做一个图书馆的读者,整个图书馆就成了自家的藏书库,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觉得自己像是拥有无尽的宝藏。

其实,有时想想,很多事情往往是不能简单地用值不值得来衡量的。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藏着一个叫“情怀”的美好东西,它看起来似乎华而不实,却如同食物喂养身体一样,情怀滋养我们的精神。那句:“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,能打动人心,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人们内心深处那个叫“情怀”的情愫。红尘万里,我们有时把自己活得太小,小到只有眼前的生活、身边的烟火,而忘了远方的天高水长;忘了

心窗
片羽

心路尽头,有莲花朵朵。

一切美好的东西,都值得为之付出。付出金钱,付出时间,付出我们的情感和真心。而付出总是有回报的,为情怀买单,可以让我们更加懂得“生活”,看更多的风景,有更丰富的人生体验,胸襟开阔了,内心便有了格局;可以使我们更享受生活,人生不止有一种活法,做自己想做的事,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享受。情怀可以是怀旧的,也可以是超现实的;可以是文艺的、高大上的;也可以是家常的、“接地气”的,情怀不一定都是昂贵的。朋友的亲戚在乡下的地不想种了,朋友就借了两垄,说是要自己种菜。我笑道:“你别心血来潮,种地可不是什么轻巧的事,要花时间,要有力气。”她一脸向往的神情,说:“你不知道,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田园梦。工作之余,锄锄田、种种地,体会‘汗滴禾下土’的辛劳;品味‘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’的意境。既锻炼身体、放松身心,又陶冶情操,还能品尝亲手劳动的成果,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我说:“那好啊,到时别忘记叫上我。”

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,题目是:“你这么穷,为什么还要为情怀买单?”答案是:“因为那是胸口的朱砂痣、窗前的白月光(张爱玲《白玫瑰与红玫瑰》)。”是的,情怀是我们对所有美好事物的梦想,是历尽千帆后,留在心里无法忘怀的痛与快乐。情怀与物质的穷富没有关系,有情怀的人,内心丰饶而美好!

你的忧伤我想懂

□崔立

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门敲响时,母亲以为是听错了。直到这个声音连着叫了四五遍,母亲赶紧去开门。门外,儿子一脸疲惫地笑。一台车,静静地停在院子外的马路上。

时间,是晚上10点多了。母亲已经睡过一觉了。农村的天黑得早,六七点母亲就休息了。当然,天蒙蒙亮时,母亲也起来了,一个人在院子里,洗洗衣服,等锅里的粥煮熟,再看看这天。这天呀,就已经亮了!

母亲说:“你怎么回来了?”儿子说:“刚好我忙完一个事儿,回来看看你。”母亲说:“那你什么时候走?”儿子说:“明天早上吧,上午维诺还要去上个课,我得抓紧赶回去。”

母亲想说,怎么不让维诺和李倩一起回来呢?话在嘴边,又生生地咽了下去。维诺是母亲的孙子,儿子的儿子。李倩是儿媳妇。儿子像是听到了,跟着说了一句:“维诺晚上还要上网课,路太远,就不回来了。”

路远吗?两个小时的路。

这个中秋、国庆的8天小长假,据说前一个这样的长假,要追溯到2001年,那时儿子还在读书,父亲也还在。后一个这样的长假,是在2039年,母亲还能像现在这样,一天天等在这里,等着她的儿子们回来吗?

母亲从放假前半个月就开始给儿子打电话了,几乎是一天一个电话。“儿子,这次假期有8天呢,你带李倩、维诺他们一起回来吧。”“妈,

到时再说吧,我在忙,等空了再说。”“儿子,我给维诺准备了他最爱吃的东西,包他满意,你一定要带他们回来啊。”“妈,先这样吧,我在开会呢。”“儿子……”

“妈,我们这次不回来了,我要加班,维诺要补课,还要考级,我们算了算时间,确实有点排不出来……”

现在,儿子坐在母亲面前,屋子里的灯亮得像白昼。以往,母亲都不舍得这样开灯的。母亲省了一辈子,难得像今天这样的大方。

“妈,你都还好吧?”“好,好着呢,能吃能睡,白天还干点活。”“你这么大年纪了,就不要干活了。”“不干活,不干活干什么呀,干活挺好的,而且,这活儿也不累。”“要不,你来我们那儿住……”

儿子说着话,猛地又停顿了下来。儿子知道母亲,一干活就浑身来劲。要让她不干活,真像要了她的命。以前母亲来上海住过三天,第一天陪维诺玩,讲讲话,做做简单的家务活,还算好。一直熬到第三天,母亲就吃不消了,说浑身都难受,要赶紧回家了。当天晚上,母亲就不管不顾地坐上高铁走了。

现在,儿子一说,母亲就笑了。儿子也跟着笑了。“你们那里呀,还是等我再老一点,再去吧。”“妈,其实你真的不要干什么活了,你看你一个人在家里。”“儿子,你妈我能吃能睡,好着呢。一顿饭还是两大碗饭,我上回住你们家呀,一小碗,再

精短
小说

多给你盛一点你还嫌多。我是真不习惯用你们那么小的碗呢。都吃不饱。”“妈,没事的,那你就多盛几碗好了,自己家里,又没什么关系的。”

“儿子,你现在工作怎么样?”

“还好吧,就是忙一点。小时候,一直是说长大了考上学,去上海好好发展一下。后来真考上了,也到了上海,就觉得其实上海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。甚至,还不如留在咱乡下呢!”“别胡说!”

母亲想起了什么,说:“对了,上回电话里维诺说你们马上又要换房子了,这次,准备换到哪里呢?”“哦哦,还在看呢,在看呢。”儿子似乎在掩饰着,不愿再讲这个话题。“那是李倩上次开玩笑说起,刚好被维诺听到的,你也知道,我们现在这套房的房贷都没还清,没想那么远呢。”

时间不早了,母亲说:“睡吧。”儿子说:“好,睡了。”儿子第二天早上醒来时,天已经大亮了。亮晃晃的光照在儿子的脸上,也照在儿子的心头。儿子的枕头边,有一张母亲写得歪歪扭扭的字的纸,纸下面是一本略皱的存折本,纸上写:“儿子,妈去干活了,早饭在桌上,是你最爱吃的粥配咸干,你吃好走。折子里是妈所有的钱,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你回去后,好好照顾李倩和维诺,也代我问他们好。有时间,带他们回来走走。”

“妈——”坐在床头的儿子,莫名其妙地呼喊了一声,喉咙瞬间就被堵住了。